

咫

聞

錄

咫聞錄卷五目次

秋豔

大熊

張生

泰山

黑虎

宰猪無血

韓生

歐陽賈

太原賈生

乞婦

鸚鵡管匙

滇南李參軍

錯吞馬蝗

畢發

汪誠軒

巨蝎

買黿放生

驅蛇書

巨鱗

牛聽誦經

豐都府

黃客

借童演戲

九墩子

某提督

江掬

咫聞錄卷五

慵訥居士著

治垠山人定

秋豔

錢勝好種海棠灌溉不失每當秋色盛開邀朋
縱飲忽忽八月海棠含葩尙未吐豔勤以栽培
可稱惜花之史欲其開放苦無羯鼓之催正徘徊
間見女郎紅衣綠襯穿花而出嬌豔異常風
神絕世錢若忘所自來亦不知是何家眷屬欲

相問訊恐嫌孟浪目注神遊女嫣然一笑身後
老嫗催女去女乃輕移細步秋波轉送錢不覺
神魂飛越回至書齋顛倒夢想寢食俱忘一夕
月朗風清憑欄思想忽見花間隱約有人冉冉
前進視之乃日前後園所見女郎也頓解心胸
之悶竟忘瓜李之嫌遂問女郎曰僕本癡人自
見花容病同君瑞旣乏東廂可借又無燕于傳
情今何幸而得光降鄙園也女曰妾秋豔也感

君重恩故來相報錢曰昔日隨侍老嫗可同來
耶女曰無錢曰露冷風寒恐殘玉貌請入室女
曰內有人否錢曰空齋旣攜手揭簾而人女曰
花中菊有鴛鴦之名蓮有並頭之號何以海棠
獨無也錢詣其意竟懷抱登牀擁衾而臥雞鳴
而起早去晚來已將半月錢覺身體輕鬆精神
暢爽有仙人風味自喜遇之奇也轉念室後無
鄰何家情女來此秋大盪盪已知其念哂曰郎君疑

妾乎請從此別錢苦留之女曰緣已盡矣留亦
無益郎若有情後當留意至花深處而沒次早
到後園見海棠兩朶並蒂而開燦爛若錦適合
秋豔所問之語卽以秋豔呼之無風自搖每至
節序虔設酒果爲文奠之交曰嗚呼予美云亡
幽愁孰訴憚佳期之難再嗟良夕之已虛維彼
海棠厥名思婦恒寄生於庭院復吐豔於秋風
疇嫌有色而無香洵足娛朝而永夕忽訝幻奇

工化俄驚色相天然彼姝者子實獲我心有美
一人願言思伯姍姍其來宛若星娥之下降嫋
嫋不絕渾如月姊之重逢步芸閣而容與倚翠
帷而綽約一夕定情薦陳枕席百年偕老託繡
絲蘿覩褊褊之舞袖鶴立鸞迴聆宛轉之歌喉
鶯啼燕語信同海誓山盟指望天長地久無如
好物不堅恩情易斷請從此逝無端影滅而音
沉悵莫能留不禁淦忘而寢廢漫憶儀容於洛

水空懷雲雨於巫山自是三生石上相見無期
連理枝頭徒悲獨活愛而不見傷如之何猶幸
一叢燦爛還忻靈爽之式憑此處勾留再冀芳
魂之相接溥具園蔬聊供杯酌伏祈來格用慰
離衷讀文時海棠躍躍而動若受享焉

大熊

大龜山在應山縣城外高峻可二十里陝人有
力士余子恒者善鳥鎗戊子冬雨雪方霽裊裊

人山至綠竹萬韎之處見葉密枝阿四圍團結
若駕重物狀細細仰窺隙際有大黑熊深目而
猊隊長三丈餘將竹梢用手編如蒲團踞坐其
上閒鎗一擊急遺鎗入避小石穴中但聞穴外
破竹裂木山崩水決之聲吼如雷震久而寂靜
伸頸窺之洞口光明寬敞石已磨平幸未穿不
然幾遭害矣前後三里餘竹木俱爲蹂躪推聚
於小山之側遺鎗圓而成扁急行十里許見黑

熊仍在對面山腰大石上低頭坐哺其子子亦
長五六尺子恒膽落不敢逕過蹲伏於巖此物
忽然將子擲於石上立身騰躍大叫而僵子恒
匍匐繞徑而出兩日始達大路詢之居民咸曰
深山大澤實生怪物子所見者乃能罷熊之屬也
幸擊其化若遇其牡必爲齏粉矣子恒蹢躅而
返曰我欲殺人人必殺我我欲食獸獸必食我
將軍難免陣中亡此言真不欺歟由是畢生不

復徧較焉

張生

黔省乾隆乙卯科鄉試頭場已畢二場點名時
巡綽官見宙字號中先有一人長髯白晳佇立
而泣問曰誰也號卒對曰入場待中之舉子也
使問泣以何事不答召而見之間係何學生員
再拜稽首而對曰陝人也巡綽官曰陝人何得
混入黔闈對曰狂者張生殺予幼子今特來索

命耳官曰然則子乃鬼也今爾子已死矣不能復生念張生終夜勤求數年辛苦姑令完結三場能延僧誦經以消懺悔則捨之不能則滅之未晚也對曰絕人宗祀此過之大者已請於帝許我報怨矣遂不見至午果有張生持卷踰垣而來官與號卒詳言之生曰予少時讀書山莊喚幼僕有義取飯來遲以硯擊之應手而絕公所見者必僕之父也卽跪而來曰吾非有意殺

爾子也不過一時之忿擲之以硯噉之使改誰
知適害其命今願延僧誦經以超冤子其全我
祝畢立於號外總不敢入時已封門場規甚嚴
勉強歸號至夜半而卒號卒報之於官官爲相
驗昇屍收殮見號內牆上題有一詩云迴憶小
年性過剛一朝忿恨命難償未招王法自冤抑
冥責無遺天道彰予見世人廣刻文昌帝君勸
世文雖屬後人附會細味其言實足以持身立

世觀張生之事念奴僕待以寬恕之句玩之而實有味焉

泰山

泰山爲五嶽之尊在山東泰安縣山之上廟觀
疊疊古蹟重重神靈赫赫登臨遊玩者寄跡吟
詩禮拜燒香者摩肩接踵春夏尤盛山頂有東
嶽廟聞有虎豹守護山門入其廟當肅然起敬
不可慢以招禍也昔年一士人閒遊此山見諸

人從山下手執香楮三步一拜匍匐蛇行趨至
山頂入廟進香跪拜之間無情容亦無懈骨士
人曰此真所謂必恭敬止也忽見一美婦弓鞋
寸許跪於神前士人遂在婦後亦作跪拜之形
以兩指量婦足分寸其婦起立而士人兩指黏
於地若生成焉士人失其形如癡如迷口之所
言者皆神責之語廟中人聚而視者不下萬目
半日手乃脫已不醒人事矣扛移至家三日乃

甦後聞士人閉門坐省不敢見人坐而待斃而
已又有夫婦在家齋戒數月入山許願至山下
宿店一時情起遂犯不潔次早不起叩門不應
店主劈戶視之夫婦赤身摟抱僵於牀上同時
又有蘇州香客攜妻及子媳四人亦往山進香
至妓店其子與妓苟合行至半途衆見大石自
山頭如飛而來由香客腦頂擦過直至山腰而
墜視之乃其子與妓之頭後聞蘇州香客回時

得夢云是神懲其淫也於是遠近士民聞神之
靈來者無不誠敬齋潔焉夫嶽神乃福神也彼
齊心向慕齋戒沐浴而來者原爲求福茲神之
異乃加以禍可知福非可求作善降之以祥作
不善降之以殃神不能以予之求而概與以福
也況一心舉動天地皆知彼欲求福者猶敢自
臨殃地是罔民也其能不加之以殛殛之正所
以使人改惡從善也

黑虎

開縣深山谷中有張獻忠墓懸流千仞人跡罕到昔有行人日盱過之忽聞腥風撲鼻木葉蕭蕭突見黑虎自墓咆哮而出搏一人去自後無人敢入此山者嗟嗟獻賊遺害不可勝計豈數百年餘毒尙在乎不然年久朽骨何能化虎

宰猪無血

大理伍家世祀壇神三年一醺謂之慶壇巫人

張掛神像例用牲血對門有屠遂招致之將猪
經絆迎於案前用尖刀向猪項下一擁刀出無
血如是者三衆見屠頭上黑氣一團衝出皆撲
地與猪同斃焉屠家興訟邑宰駭屍無傷責令
事主買棺掩埋之

韓生

乾隆丙午淮北大饑道殣相望有書生韓姓年
甫弱冠讀書鄉塾離家百里廢學而返蹇以代

步天晚行至十字路驢蹶而起視之乃一餓孳
橫臥於路大驚急急南去口渴心燥鬼燐狐嘯
毛髮竦然策蹇疾行約更許月落參橫至一朱
門門啟不閉生幸有人居逕歷階趨進乞求水
火無童僕應門隨喊隨行直至後院聞樓上有
少女嬌情諄生曰失路借宿女曰可在左首樓
房拾級而上女於牀頭取出火具令取火燃燈
生燭之見女年輕容雖病色乃葦中人也愛之

慕之女曰我饑矣幕後有米炭爲我煮一甌粥
生如其言煎熟進之女一飲而盡坐而言曰子
何人斯夤夜至此生日予讀書人也由館至家
路隔百里驢之力行不能趕歸並述路上之景
女涕泗漣如曰吾父死於痢吾母死於疫一家
百日盡爲癘死大厦百間剩我一人生問之大
恐擁女而臥黎明視之上下積屍橫牀女曰我
名門華胄積鏹巨萬尙未許字亦無葶苈親今

病月餘一生九死昨夜君來汗出而愈此乃天
緣請速議婚詣鄰居延老人作伐即日委禽迎
已之父母登市置棺槨瘞葬積屍天生以咍唔
之人倉卒間居然素封之家是若人之置富成
豪者爲韓而積也家盡斃而遺一女者欲使其
女攜財於韓生也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彼夫以黔婁之命而望與石崇相埒者真可爲
愚而好自用矣

歐陽賈

浙西歐陽賈素販棉同夥八人一日至三楚界
日已晡矣遙望大路旁有大寺門穿牆頽東傾
西倒因奔走乏力遂憩息殿中廊下有柩塵封
寸餘不以爲意同行七人倦而睡睡卽鼻吸如
雷惟賈不能寐背上習習作癢忽聞柩中噪然
作響棺蓋自開見有男子起立目光炯炯努口
箕張齒舌獍惡俯近席前徧吹臥客伏嚙其首

咫聞錄

卷五

十一

次吸其腦賈懼赤身出戶極力竄去尸亦奔追至小橋見有白鬚翁倚欄玩月遽謂賈曰子忙迫乎曰然日子畏行僵故如是乎急過橋去賈念此翁必遭僵尸攫去迴視翁手似披符而口誦咒尸乃回奔天曉報官詣寺驗明七尸取柩焚之臭血腥聞聲若牛鳴賈告官曰八人同出一人獨歸雖有官案鄉里何知卽以實告未必遽信宰爲之具牒書其事之始末交令投於本

邑而了其事此與聊齋志異尸變一則所載畧同

太原賈生

賈生名化太原人疎狂瀟灑寄居肇慶塔脚寺對岸南去百餘步有觀音庵住尼僧內兩尼姿媚年輕清雅精潔賈目搖心動歎其何故削髮爲僧也時進庵於隙穴窺之一日老尼外出賈入庵中諸尼款留素饍甚美賈愛尼之豔而勸

飲甚勤竟酩酊大醉醒則蘭麝醺溢繡幕朱帷
有兩麗人一抱持一擁被驚視之乃尼改妝也
大駭欲遁環視壁上無門可出少頃尼寤笑曰
先生休矣對此佳麗無慮不樂也晝夜宣淫不
堪其擾兩餐之奉自壁穴中入惟淡白肉湯白
飯兩碗而已數月始則身體肥壯繼則胫羸骨
立拳曲臃腫不敢供尼使令苦求去尼曰俟子
有代或可去如是月餘忽於複壁中來一少年

尼日子有疾病無能爲役本欲毒死念淚異鄉人可急去歷曲室迴廊紆徐而去賈遂星夜兼程回里不敢復至閩廣焉

乞婦

潛山某婦其夫家貧負母攜妻乞食而行至紅花埠厭日負母行之累時時嗟歎一日妻落後拋母於土穴泥塞其口妻至見無姑細詰乃知誚其夫曰人得母以生汝不孝母我忍背姑乎

恩斷義絕不可以爲汝之婦矣尋至穴中見姑
兩眼猶動婦用竹簪挑去泥沙姑賴以活夫至
母與婦詈曰狼子野心背母不祥天不佑汝神
其殛汝將出深林震雷暴起擊死火燔其衣背
有朱書字行人謂婦曰汝夫爲雷擊斃矣婦無
慘容唯唯奉如而去嗟平世之不善事親者多
矣而雷不加擊者蓋以尙無致死其親之逆也
而婦人能知大義直訐夫之不孝者必出自巨

家大室專言詩禮者有之今以乞婦而能若是
余特表而出之惜乎失其姓氏焉

鸚鵡管匙

鸚鵡一名別哥又名叭叭小而慧常憶萬公家
畜一鸚鵡五月五日斷去舌尖剪圓飲以雄黃
酒雜以硃砂拌米飼之遂能學人言語領會人
意命掌倉箱之管卽啣去深藏僻處非公呼喚
不能取也一日秋涼蚤起鸚鵡飛至牕前以喙

梳翎自言昨夢凌飛青霄翺翔迴舞樂意舒心
旋有垂天之雲覆羽蔽翼掃興困躬未識上古
主凶願公卜之公曰虫虫之物亦有夢乎姑置
勿論頃聞號聲甚急鳥云霜隼戕我身矣公所
交匙鑰在西櫺上第三溜瓦縫記取勿忘公驚
視之見高樹巔棲一蒼鷹攫鸚鵡劈而食之急
覓弓矢不可得乃取鐵銃然火擊之一發而鷹
斃悼惜不已爲文祭之文曰蓋聞庸庸者多厚

矯矯者遺奇殃人誠有是物亦宜然是故雉
耿介而離罍雁雖和而遇繳緬羽蟲之孽占飛
鳥之凶得毋慟念於相戕愴懷天同與如別哥
者最爾寒皐藐茲黜鳥調八八之音慧能解語
張瞿瞿之目明可燭幽卽鈎告兆於行功取火
徵奇於雜俎而且日習傳呼允堪肅客職司筦
鑰無忝守藏靈過後童能高臧獲倘假鵲巢以
息羽迥異鳩居廼遭鷹擊而殞軀幾如燕拆彼

鷹也一飲一啄宜因同類而相親載飛載鳴詎
以並生而致害大肆兇殘之勢橫張搏擊之能
嗟弱强大小之殊形慨上下東西而莫避訊于
霄之觴夢安不忘危聆垂翅之遺言歿難棄守
傷哉千般巧舌遽絕崇朝累載單心頓忘俄頃
而今而後誰傳賓客之來如杞如櫛自顧倉廩
之積念爾服勤之力築塚以理表予惻怛之懷
綴詞以告髣惟可掩無虛黃土之一坏魂若有

知侍見紫蓮之幻化是夜夢別哥曰蒙君設祭
當效啣環以報焉

野史氏曰鳥之靈莫靈於鸚鵡茲之鸚鵡亦猶
是也因夢而進質其疑臨危而不忘所守視夫
見近忽遠狗私廢公者有間矣蠢多壽靈多妖
自古爲然第死之不應如是之酷也鷹爲鳥中
猛摯之禽勇有餘而靈不足是蓋妬其靈而殺
之也

滇南李參軍

滇南李參軍者北平人也年四十有一頸後生
疵病勢垂危一夜覺有二役迎之去曲道陰翳
至一處人多浙語見有簇簇人夫畚沙掘土若
濬河狀又見一中年官人形神清雅迎李揖曰
兄至矣李答揖問姓字對曰弟名江樂鄉爲掌
案吏今四十年矣適符更換之期兄之來乃替
弟耳李思家貧子幼賴誰籌養不禁潛然淚下

江曰兄欲歸耳吾儕叨列曹掾去留難以自主
少刻入府叩謁姑瀝陳苦衷倘邀恩恤亦未可
定弟在旁當亦爲兄相機而進言也李心感之
相與同行進府門兩旁役隸多人皆垂手立而
寂然無聲江引李由東角門進肅步升階望見
白鬚尊神南面而坐江立於神側李稽首陳情
乞恩賜返神曰爾自某年隨我北遊由濟上岸
托生在何刺史家計年按例爾當替回江吏也

命江取記冊來覽曰爾有未察罪犯有可救之
機爲一過又有保全命婦無終身之玷爲一功
可相抵乎江曰未察究屬無心且罪犯無枉其
過小全人名節乃風化攸關其功大神曰功浮
於過可允所請莫若從此改爲六十年一更替
何如命江登冊李叩謝而退隨江入東廊一小
門迴環曲折繞道而行至一院有一大石甕綠
水盈盈水中一塔四面玲瓏有光爛爛而動李

方注目視江低聲曰此寢宮也李大懼而醒周
身大汗如流瘡口血流呼婢燭之婢曰紫血變
白膿矣自此瘡有起色飲食大進不兩月而愈
迴憶神廟尙記得頭門匾額上有謹嚴二字至
所言未救罪犯保全命婦二事亦終不知其何
所指云

錯吞馬蝗

江南周令幼時讀書蘭若暑月渴甚就飲山泉

覺冷氣一條直衝胸膈由是面黃體瘦飯前必
用清水一盞以生雞子調飲之胸腹乃安雖公
忙未嘗輟常於朔望行香禮祝城隍出有攔輿
喊告毆斃者值令欲食生雞子之時不能問供
卽命差帶至署中時役送膳中途相左令怒極
回署欲責役曰爺食生雞子腹有蟲也若釋小
人可治之令怒稍解驚詢何藥役云不用藥仍
用生雞子一大盆俯臥昂首可以氣味引之使

出也出則病解矣令異其言如其法而治之初
覺香氣甚濃殆不可忍強制之逾時喉中嚕嚕
而動癢不可遏旋哇有一物出墜盥巾一捲雞
子已過半再捲則無矣屈曲遊盆中半日而偃
視之則馬蝗也粗如巨劈長五寸餘紅色斑斕
曝之化血水役復以雞子送至令前覺生腥之
氣難忍入口不能下咽由是病若失而重賞其
役可知食必火化生冷宜忌焉

咫聞錄

卷五

五

畢發

畢發字長發湖廣貢生年少苦讀嘔血療疾而
亡遺子尙在襁褓妻于氏矢志堅守家貧縫紉
苦哺冀兒之長成而有倚也年餘白晝見畢自
門外來于驚喜問訊若忘其已死也畢曰冥王
以我生前無過死不拘東游行自在惟心痛難
堪少有錢使須誦金剛經方可銷病我生前有
膏火銀二兩貯書篋中可取買楮錢焚於門外

呼我名姓不然卽爲惡鬼捨去矣于曰造錢用
紙亦是異事畢曰噫何見之不廣耶冥中以紙
爲錢猶陽間以銅鑄錢也何異之有陽世錢有
大小猶冥間錢有好醜也陽世造錢銅七鉛三
而歹用猶可回爐冥錢則陽間所造若破爛楮
錢并紙多錫少銀錠雖多多焚燒冥中不用錢
棄於破錢山銀棄於爛銀山矣且陽間金錠銀
錠冥中視之極爲低色小錠筭爲三分中者筭

五分大者所筭不過一錢而已言訖不見于延
僧超度後見畢來曰我已托生現在王家爲長
子在彼甚好無須念我矣遂去後不復來

汪誠軒

汪誠軒對予說渠年十歲隨叔父往巴蜀糧道
任尾舟而行於無人時出篷牕遊墮水中初聞
兩耳雷鳴身如翼飛上下數次心恍惚若失忽
至一處前有兩山花明木秀泉響流清瀑布倒

澗音韻悠揚行入村落彷彿桃源有老叟攜杖
迎曰來何遲耶引予過竹籬曲徑幽深見一宮
巍峩壯麗邀予入登其堂額書水仙殿三字乃
蝌蚪文几榻縱橫圖書滿架叟以麈尾指之曰
此萬國九州水經也童子以冰盞進飲色如白
脂入口卽覺涼氣透心神清目朗兩腋風生叟
掀髯曰此乃靜心水泉子飲斯塵俗氣盡消也
忽聞金鐘一聲百鳥飛舞堂前鼎爐香煙噴出

如雲龍如飛鳳蜿蜒而上直入霄漢風濛屏開
曳攜手而入池荷映日游魚撥刺轉過竹林端
草滿徑鶴鹿連踪就石而坐童子報曰果熟矣
翹首林端如棗如瓜躍躍搖動曳以手招之果
落懷中芬馥襲人與汪食味如甘露正飲間聞
雷聲而醒身在舟中驚朋家人咸曰幸墮淺水
掖半日今始蘇矣時雨霽初晴層巒疊翠如在
目前

巨蜥

乾隆丙午予隨家大人至淮將之金陵阻風泊
舟山坳忽見上流飄下一物長數尺形類琵琶
衆莫能識時風微順舟人解纜約行數十里見
東岸少長叢集心疑何事令灣舟見沙灘遣一
舫殼頭如車輪尾如魚鈎身體失去臭爛不可
近始悟前所見者乃蜥體也見上有禹王廟散
步登岸入見梁柱洞然空靈如鑿匾額對聯字

跡未損筆畫空處亦朽壤詢之士人稱蝎藏廟
柱歷有年所出沒無常雷轟電閃遁跡淮河今
灘上遺物想是此怪也爲害已不淺矣此事予
親見之

買黿放生

江蘇上海縣獲一巨黿重千餘觔十六人擡於
市議解剖分售時學使李公因培歲試於郡聞
而異之令舁至署前蹲伏不動見李公出則舁

首曳尾若求救狀公欲以銀易而放之漁人故
昂其值公令舁出卽前十六人不能稍移寸步
衆皆駭然乃受公值公命卽放役稟曰必俟大
潮期方可放之於海在考棚前數日兒童有登
背狎之者有敲首曳足者竊皆若無所知至潮
期李公鐫一鐵牌誌年月日穿於盃肩用巨舟
載赴大洋放焉時風浪大作波濤鼓盪悠然而
逝倏忽遶潮昂首如謝恩狀乃沒水不見此乾

隆二十六年八月間事

驅蛇書

吾鄉城南有石洞焉羣丐居之以蛇爲羹聞有
伏蛇之咒俗名驅蛇書如欲有用開卷讀之凡
蛇巨細都來聽命直立前後如架木椽屋宇瓦
石悉蛇爲之巧處中焉取其大者用指挫之則
不能去剝烹煮任人而已如不合用振振有
詞蛇始散有忤究於道旁拾得一冊喜而詢之

忽見羣蛇如風而來大懼而奔蛇尾其後行至
二十餘里不能動履蛇乃纏繞其身固結不解
丐尋書至開卷讀發咒蛇遂去而忖究已受
困憊匍匐而歸

巨鱗

河東劉家老而生女鍾愛異常方及笄忽有裙
屐少年捲簾而入衣杏黃衫子眉目清秀笑曰
良夜寂寥其如兀坐何女驚欲號口不能言任

其輕薄而去每夜少年輒至父母却之不能驅
逐而女病奄奄一日有市糊臉姓朱者遇雨求
宿西廊劉諾聽宿更許將泥塑磊等物橫擔膝
上手提面戴燃竹烘之突見一人來驚跪曰弟
子不知鶴駕仙臨多有冒瀆伏罪地下不起朱
以戲言嘲曰汝孽已滿適從何來其人曰弟子
黃鱸化身也居主人池中百餘年矣修道將成
不合烝汚劉女祈仙超拔朱叱出天明入謝遽

問翁家有怪奈何曰然朱曰我能驅之遂假作
法事書符心咒引翁至池邊用桔槔車水水盡
見有黃鱗粗如巨桶睡淤泥中數人挽起用斧
所成數段烹肉和血以進翁命女啖之病卽霍
然劉謝朱輿馬以歸

牛聽誦經

黔南諸姓販牛爲業頗有蓄積市有老牛諸買
之詣屠轉貨用繩捆縛刀將下矣牛忽犇脫口

銜刀去奔至黔靈山大佛殿中四蹄端跪眼中
有淚頻頻點首似有求救狀諸尋至牽拽不行
僧乃作偈曰牽牛至堂下霍霍牛刀冷欲生不
得生佛殿先馳騁已入佛空門便是慈悲境解
爾前世冤夙債消除盡遂對諸曰還爾原贖牛
捨廟中乃一好事諸許之持銀而去僧將牛取
法名曰餘生至今牛尚存聞僧誦經伏耳跪聽
焉

酆都府

酆都縣城外三里平都山頂有閻羅廟屋宇巍
煥俗云人死必到此地輪迴入山石級甚高有
從此登仙及天下名山總真福地諸額殿門有
幽冥九五額迤東爲關帝廟門前有鐵獅二殿
前枯井深黑數十丈行人至此信以竹纜燃火
燭之香不可測相傳能通冥界再上爲二仙樓
塑王方平陰長生麻姑對局像額曰千古一局

有對云環機事於兩盤那似空盤更妙兆爭心
於一着不如勿着爲高又東爲蓬天樓凌虛閣
可以望遠江光水色盡歸几席殿廊列十碑俱
漢唐宋人題詠旁刻王漁洋麻姑洞詩山上寺
字計七十餘處不能遍歷山下有沙每晨則自
上流下終日不息所流之處亦無沙堆積俗傳
每夜有鬼負之上山又聞山有洞相傳卽地府
也康熙間有何舉人選授鄆都縣知縣到任見

須知冊內開載平都山洞每年官備夾棍梃子
手梃脚鐐木枷竹板各刑具於冬至前昇置洞
內冥府自能報去何日此誕也陰陽兩隔冥中
官豈用陽間刑具也必丐戶攜去易銀霜化吏
固請曰歲歲皆然難廢舊例何日既如此吾當
親往查勘越日吏到平都山果有一洞洞口石
上刊酆都殿三字何竟入洞黑甚扶壁緩步而
進忽露一隙之光隨光進去漸漸明亮逾時見

一井平地似有行人來往蹤跡隨路順行至一衙局面宏敞何逕入阻曰子何人乃擅入也何曰吾鄆都縣知縣曰地方官須通報須臾開門邀請何由二門進至大堂見開屏門一人出面色斑斕衣前朝服飾鞠躬相迎揖讓而坐何問伺官曰吾乃冥府之主畧通款曲待茶畢何辭出冥府主曰旣荷光降當申地主之誼已設蔬餚聊作暢敘何固辭不允只見戲具擡來請何

至東廨庭燎晰晰綺宴隆隆遜席上座卽有二
旦執筆送帖請點戲齣見一旦面熟何問曰予
何名何時入此班也旦曰小人喜兒去年到此
家有老母爺歸時求憐老而賞以食冥府主曰
今日敬客汝須小心伏侍不得以家況在席上
相求旦乃退所演之戲與陽間不同何曰此皆
新戲也冥府主曰戲中多忠臣義士事若輩均
授冥職不便再演故另演仇德相報之戲耳席

畢天已曙矣何辭謝欲行冥府主曰此間境界
不同請閒玩之見刀山劍池油鍋血磨凡幻想
之形無不齊備而呼號啼泣者不知凡幾偶過
小屋見一僧跪地頭頂大鍋鍋中盡炭火呼救
何視之乃家居鄰寺僧也問犯何事曰上年簽
捐修寺僧匿銀千兩故受此罪求信知尊府令
小徒在牀下起出辦公庶幾可有何諾之遊盡
冥王命侍人送出歸署已換官矣問諸屬吏曰

何換之速也屬吏曰去此已一月餘矣地方緊
要是以另授何見冥中情形已看破紅塵事卽
歸家走至寺中見僧頭頂生疽昏迷不醒其徒
已張羅後事何告曰某僧偷貯修寺公銀故有
此病銀埋牀下盡出之仍作公事可期其甦其
徒掘之果得銀千兩凡寺之修葺未盡者悉鳩
工完之病乃瘥後喚小且喜見之母到賞以銀
米後何逍遙事外不題世務

黃客

忠州黃客挾貲萬餘買舟東下船夫利其財帛
約水手十二人以酒勸客飲酒闌更盡客八醉
鄉扛兩石將客綑縛如夾衣箱沉於江心卽放
舟順流而下至小村落泊舟糴米市菜返卽解
纜連夜偷渡夔關正值水漲順抵宜昌灣泊馬
頭籌脫貨分賊先市酒肉恣啖皆醉速至萬縣
有水手一人沿河探望夥船縣有捕役見其東

探西望形跡可疑獲而白諸邑令詢出前項始
末飛檄行查宜昌郡守方相驚訝忽水保稟報
江岸有巨箱飄浮波面撈取看之乃兩石夾人
呈官查驗一石重百餘觔卽查馬頭所集商船
至客被難之船覺腥臭逼人舟子皆醉都言有
鬼索命望役叩頭役異其言密稟郡守全獲羣
兇無一漏遂置之法異哉重石墜水豈能飄蕩
乃流至數百里而起此冤魂不散屍憑石起官

爲申理亦天道之昭彰也

借童演戲

嘉慶庚申年予遊揭陽到湖口鎮聞有演神童戲者予往觀之村落中搭一高檯上有掌班三四人木箱二個後案有香燭紙馬掌班向村中喚取幼童五六月人書符念咒令童在案前跪拜卽昏迷如睡抱坐椅上欲演何戲向童額上畫符童卽趨出當場演扮戲臺後代唱鑼鼓喧闐

啼笑悲歡手舞足蹈闕目神情合乎音律卽名
班脚色無能出其右者唱畢童始倒地少間甦
醒問之茫然是操何術以致此與或謂前此演
戲海潮嘯決戲臺沖倒全班俱沒魂靈不散時
憑幼童以售其技荒誕之說存而不論官每嚴
禁之鄉村七八月間猶有偷演之者

九垓子

仲某山東人由翰林出守夔州廉靜有政聲時

咫聞錄

卷五

九壩子

三

以川江危險爲慮郡境有灘巨石當道橫排爲
九故名九壩子洶湧澎湃舟行至此莫不眉攢
額蹙舟子無所施其智力偶有一二舟得完全
過去者咸稱福綿神佑思欲平治之廣集石工
親臨指策無間風雨匠在逆流盡力開闢不數
鑿而目眩頭昏不能舉手卽踞灘上仲文命他
匠下水力鑿晚則倍給工食不數十日石之礙
船者盡去灘始平夷此非人力乃誠格也事既

竣歸署忽得暴病終日書風雨雷神四字衆莫能解一夜有舊役求見稱接新任者闔人止之役曰爾何阻我上帝因官開河鑿石利濟生民乃陞巴縣城隍吾乃東廊皂役冥限明日子時到任遲悞不便今旣如此我先去矣役仆地而卒衆以官染病請邑令驗而掩其屍焉次日風雨暴作雷電繞屋仲命家人爲之沐浴具衣冠端坐而歿後扶襯歸里路過巴邑敬謁城隍座

上神像與仲無異前皂亦侍立於側至今邑人
爲之立廟祀於九墩子灘上行人有難神必夢
示舟過此必焚香楮以拜守之愛民無間存沒
生而爲英死而爲靈不亦宜哉

某提督

提督某公者西安氓隸人也少年孤苦肩傭度
日因以食量過大親戚宗族雖畧有相濟不能
抵其一食之資人皆以爲無用也故任其號飢

面無有憐而濟之者有一老兵出差返覓肩行李約重三百餘觔公承之曰不必多夫給三人之價而我以一人挑之行至尖所欲支錢三百兵曰甫行半途欲支盡力金則不能也公曰非此不飽兵曰爾一餐能食幾何我請爾食之公一餐而盡四人之食大奇之曰看汝相貌魁偉齊力過人入營食糧應有出頭之日公曰我早有此心苦無援手者行至兵家留公教技入營

不數日而鎗法成保之考糧營王取其漢壯而錄焉未久而得戰糧有善相者謂兵曰某燕頤虎額萬里封侯之相須善遇之因復妻之以女次年岳老病沒舅兄惡之側目而視公知而不言惟日逐在外搏戲餽口偶而早歸舅嫂閉釜作炊候公出而開以致飯成黑炭公妻亦一言不發隨夫拜母而去栖於破漏營舍窘迫日甚適值營主蒞任弁兵均應着號衣迎接而公已

與富因思舅兄有新舊兩衣向岳母借其舊者
與之營主陞座舅兄以公貧盃好賄典賣號衣
復敢竊取其衣棄之於官營主問其所穿號衣
實是舅物紉責四十皮開肉爛鮮血直流賴衆
羣求齊口稟稱委因郎舅不睦號衣乃岳母借
與始免革糴公負杖出恨而言曰苟富貴毋相
忘日間忍飢而臥夜則緩步而出偶過酒舖門
首見露晒酒飯飢極食之杖疼神倦就此而睡

酒舖老翁夢一黑虎臥於酒案之側起視見公
熟睡于此侍立而思此夢寧何應若人乎于是
待其醒邀之入室殷勤延坐煖酒陳餚公得醉
飽以歸嗣後常領接濟公深感之次年西夷犯
順大帥督師往征調取陝兵而公與焉酒家老
願濟薪水免公內顧之憂行抵軍前山路崎嶇
新到之兵初戰不利公左執牌右持刀獨立於
最要隘口賊至卽刺殺之始懼而退公大呼曰

此刻正好追殺也官兵踴躍爭先大勝回營大帥在高處望見立傳進帳賜以五品官職嗣又屢立戰功而官陞三品大兵連賊至玉筍峯上有刁樓一座長大而固截住山口連朝攻擊尺寸無功帥甚憂之公請曰此樓非可以力取也願請假十日親往勘之得有破敵之策一鼓而進庶不致徒費歲月帥欣然令往旬日覆命曰前山四面懸崖陡壁土似羊腸屈曲盤迂凡三

十六迴始至樓根樓中盡貯軍火前面左右兩
傍堅壁無洞雖擊以巨炮亦難成功惟後面高
處有三石洞均寬尺許某請親率健勇三百改
裝潛往繞伏樓後夜間擊開洞門將子母炮擲
入樓中燒其軍火彼必驚亂大兵望見火起乘
勢擊殺此樓必破前途利無險要大功可藏矣
帥大喜依計而行賊以爲火從天降不戰而服
不數月而西域盡歸版圖帥奏凱北旋奏公功

爲第一以提督甘省節制各鎮而駐劄固原焉
命人回陝迎接夫人及戚誼故舊其岳母老難
遠行舅兄送妹而至酒家老亦遣子同來安居
帥府日飾盛饌公待舅兄以禮從不提昔日之
嫌舅兄曰不念舊惡竟有大人之度宜其爲一
品官也相處數月代修衣裝厚贈金帛還歸奉
母行至中途忽見數騎自後趕來討取衣裝金
帛驚問之對曰奉大人之令而來欲報昔年索

取號衣之情耳舅亦羞愧難容閉口無言沿途
向同伴告貸而行及入家門覓途中討回之物
盡在室中問之方知索取後卽專人由小路送
至家曰不忘岳父之恩以養岳母之志耳後遵
例請封以爲岳父母榮酒家子留西人佐酒意
提拔官至都聞以報其義公中年無子偶見輶
門外有一年幼乞兒貌甚奇偉收養爲子後亦
以軍功仕至提督之位古今來賤而爲貴貴而

爲賤者多矣其能真識之者百無一二然失於
賤而爲貴者其害猶輕當其賤也不過輕之而
無傷於財及其貴也不過悔之而自歎失眠失
於貴而賤者其害自重當其貴也多方招致以
求其歡卽破家蕩產而不顧迨其賤也大失所
望而受人指議山窮水極而無可告貸故智者
守其道愚者安其拙不非人不誚人斯得之矣

江恂

江恂儀徵人。徽州郡司馬兼攝旌德縣事。日坐大堂。民有面訴其冤者。卽錄其供而理之。恆于捕風捉影之間而得水落石出之情。有一民負微資作客于外。經年方歸。積金百餘鎰。將至家時。已戊亥之交矣。思妻頗有姿色。且有能名。吾裝飭本回家以試之。看其情形。知其能不能也。于是將銀埋于土地祠後桐樹根下。徒肩行李而回。其妻問曰。此行得失若何。答曰。非無得。且

多失奈何妻曰命也他日再作躊躇然作客已
久今始回可無一酌以洗塵乎乃燃燈提壺出
街敲肆門沽酒肆中小夥乃與婦同門分東西
而居者問曰更已深猶沽酒飲誰乎女曰吾夫
已回矣小夥暗思若果夫回何以夫不自沽而
令青年婦女貪夜沽酒千理不順言未必真吾
將瞰也夥亦歸家潛過其門立而竊聽妻曰吾
日祝夫之得利而歸希冀稍安旦夕何命之不

良若此也淚如雨下夫日子不必悲吾乃裝以
試汝也有金百鎰而埋于土地祠後桐樹下飲
畢吾往取之小夥聞此言卽往是處挖取埋銀
而歸妻促夫立飲觴盡夫卽往取見樹下成一
空壙大驚失色歸告妻曰銀爲他人掘去矣其
妻疑夫本無銀飾言有銀不然胡爲乎埋哉其
夫疑妻有姦故不以虧本爲意而親往沽酒此
非飲我也欲告我歸而使姦夫歟跡必以不遇

而茲夫仍至我室聞我與妻言語而潛聽之至吐露埋銀之處彼因往掘而取之也爾相爭角挖之于官江公細問其情曰此乃疑案也應挖土地問之卽差扛土地到堂繫用徽纆置之于旁次早簽牢小夥抵案江曰昨晚土地夢指埋銀乃爾竊聽其夫妻私言潛往挖取也小夥以所問之言與情相對不敢狡辯遂供吐實情差押起脏給領將小夥枷責完案又有一肩箱搖

鼓販賣碎小綢緞絨線者寓于飯舖將日逐售
獲之銀寄存舖主晚必算明存銀數目若人物
已脫盡又欲往販向舖主起取存銀欺無稟據
吞之客與舖主捐命舖主匿身而令妻與客敵
客乃情急奔至旌德縣堂見官坐于公案一一
跪稟江公立傳舖之夫婦到案先問其妻竟供
爲客之圖賴再三駁詰不得實情問其夫供亦
如是江公訊案素不刑水凝思半晌命差將其

夫帶下喚其婦起至案旁命伸手提硃筆畫一
銀錠于掌著差押跪日中諭曰不許收掌如果
客銀非爾吞賴則硃畫之銀不能退去若爾吞
賴則硃畫之銀必退仍還白掌也遂又提其夫
而問之仍如前供嚇之以刑矢口不移江公高
聲問其妻曰銀子在否其妻應曰銀子在江公
卽詰其夫曰爾妻現供說銀在爾尙敢狡賴乎
其夫聽妻已供認卽吐真情立追緝案給領將

舖主杖責示儆江公訊案類皆如此此所謂虛
裏折獄也夫心虛則明明則自能燭詐矣昔者
于公治獄自知子孫必有駟馬其門者後聞江
公之嗣君名德量者選家榜眼位居卿貳亦由
江公辯理冤枉所報也